

30345



教科書文庫

3
820
41-1901
200030
2036

M34
1901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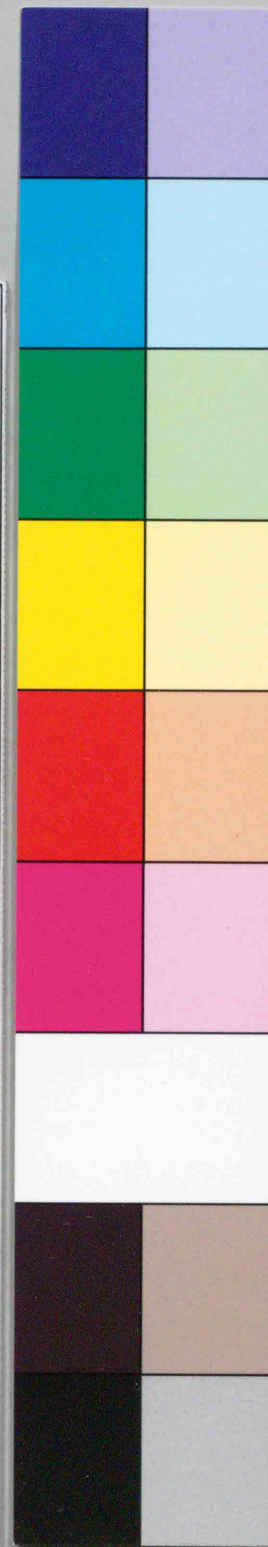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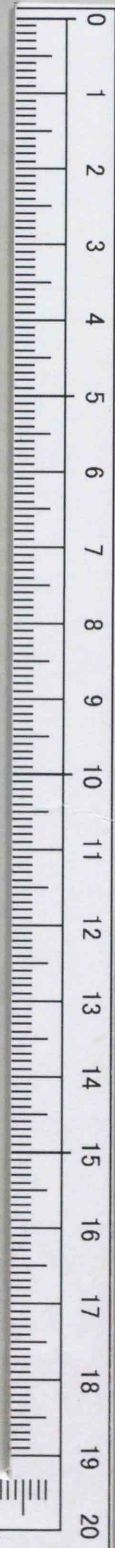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375.9
Koll
資料室

中等漢文讀本

卷九



資料室

395.9
K011

明治三十四年十一月廿八日

文部省檢定

大學圖書印

國語漢文研究會編



中等漢文讀本

東京 明治書院

中等漢文讀本卷九目次

文天祥勤王 刪修 宋史
 天祥不屈 刪修 宋史紀事本末
 格言二則 論語
 與李公擇書
 東欄梨花
 春夜
 遊山西村
 春遊
 上高宗封事
 朋黨論
 貧交行

蘇 蘇 蘇 陸 陸 胡 歐 杜
 軾 軾 軾 游 游 銓 修 甫
 一 三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十一 十六 十九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修	二十
岳陽樓記	范仲淹	二十四
登岳陽樓	杜甫	二十六
賈大夫左傳		二十六
賈氏國文 唐物語		二十六
王子猷世說補		二十八
王子猷國文 唐物語		二十九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三十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韓愈	三十四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	三十五
鈞潭記	柳宗元	三十六
鈞潭西小邱記	柳宗元	三十七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三十九

袁家渴記	柳宗元	四十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四十一
捕蛇者說	柳宗元	四十三
死於虎者 檀弓		四十五
三戒 并序	柳宗元	四十六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四十九
圻者王承福傳	韓愈	五十一
與孟尚書書	韓愈	五十四
送石處士序	韓愈	五十九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六十一
送楊少尹序	韓愈	六十四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六十五
夏日閒放	白居易	六十八

送董邵南序
 毛穎傳
 進學解
 雜說四
 新修滕王閣記
 法京巴黎斯繁華 刪修
 西俗雜誌 節錄
 平原論 六合雜誌
 露西亞國志 地理全志
 勸學編 遊學第二節錄
 雜報二則 申報
 書信 道一
 清國皇帝宸電

韓	韓	韓	韓	韓	王	袁	張	李
愈	愈	愈	愈	愈	韜	翔甫	之洞	鴻章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三	七十七	七十八	八十	八十三	九十二	九十七
						八十八	九十	九十九

天皇陛下宸電

百一

第一但此一紙... 惟同



中等漢文讀本卷九

文天祥勤王 剛修

宋 史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廬陵人也。體貌豐偉。美
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
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即欣然慕之。
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
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
萬餘。不爲橐。一揮而成。帝親擢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
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尋丁

父憂歸。開慶初。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為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即自免歸。

咸淳九年。起為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

書一然...
百...
禮...

探...
社...
國...

報...
...
...

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資為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天祥不屈 刪修

宋史紀事本末

天祥被執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

客禮見之。與俱入崖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救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崖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不死。卽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既而丞相李羅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

使
令

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李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頂。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李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王。一一爲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神童科。何暇泛論。李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之臣也。予前辭宰相不拜。

主
在
五
月

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
 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李羅曰。爾
 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宋社。存一日則盡
 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
 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救
 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李羅欲
 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
 所事。欲釋勿殺。乃囚之。時元主多求才。南官王績翁言。
 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
 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

入之宗州。伯顏
 南人無如天祥者
 遂遣績翁諭旨
 天祥曰國亡吾分一
 死矣儻緣寬假得以
 黃冠歸故鄉他日以
 方外備顧問

史記流傳後。復之。廣武。天子石車。臣問敬傳之。

志遠。非直。臣問敬傳之。

可也。若遽官之。非直。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
 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
 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
 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
 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
 者。不果釋。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
 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
 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
 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
 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

臣問敬傳之
 尚也。子河以言
 題之。國之大夫
 今臣殿之
 屠何也
 精大車

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天祥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于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淚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以為忠孝所感云。

格言二則

論語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秦伯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全上

與李公擇書

蘇軾

某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僕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

弘毅
毅一
便
輒也

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為詬病也。

東欄梨花

蘇軾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
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

春夜

蘇軾

春宵一刻直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管樓臺人
寂寂。鞦韆院落夜沈沈。

遊山西村

陸游

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鷄豚。山重水複疑
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簫鼓追隨春社近。衣冠

簡朴古風存。從今若許閒乘月。拄杖無時夜叩門。

春遊

陸游

春風堤上草萋萋。草軟沙平護馬蹄。似蓋微雲纔
障日。如絲小雨不成泥。千秋觀裏逢新燕。九里
山前聽午鷄。追憶舊遊愁滿眼。綵船曾繫畫橋西。

上高宗封事

胡銓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
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
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
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

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

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僞。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問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背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

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

新桓何(德)が秦(帝)を
トヤト(三)の(三)の(三)の(三)
キ(三)の(三)の(三)の(三)の(三)

大(三)の(三)の(三)の(三)の(三)
キ(三)の(三)の(三)の(三)の(三)

新(三)の(三)の(三)の(三)の(三)
キ(三)の(三)の(三)の(三)の(三)

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狼狽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

才(三)の(三)の(三)の(三)の(三)
漢(三)の(三)の(三)の(三)の(三)
新(三)の(三)の(三)の(三)の(三)
白(三)の(三)の(三)の(三)の(三)

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匹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

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匹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

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其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王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治亂與亡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貧交行

杜甫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

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匹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

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修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亾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

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信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

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

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

耳。讀其書。尙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

全唐書一此之何人若
天下之此一已言其
以予與事之二十五年
命之
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
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
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
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

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

滕子京謫守巴陵郡
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
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
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
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
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
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
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
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
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
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

誰與歸。

登岳陽樓

杜甫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拆。乾坤日

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

憑軒涕泗流。

賈大夫

左傳

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

賈氏

唐物語

むかし賈氏といふ人、たぐひなくかたちわろくて顔うつくしき女をなんもちたりける。この女かばかり醜き人とも知らず、あひそめにければ、くやしきこととりかへすばかりに覺えけれど、いふかひなくてあかしくらすに、よきこと悪しきこと、すべてものいはず、えも笑はで、よのつねはむすぼほれてのみすぐしけるを、とこたぐひなくうしと思ひて、この女にものをいはせ、うち笑ませて見ばやとしけれども、いかにもかひなくて、三年にもなりにけり。春の野に出て、もろともに遊びけり、雉子といふ鳥の、澤のほとりにたちゐけるを、この夫弓矢をとりて名を得たりければ、この雉子をたちどこ

るに射ころしてけり。これを見るに年ごろのにくさも
忘れて、ものいひ打ちゑみたりければ、夫うれしさ比な
く覚えて。

きかましや、いもが三年の言の葉を、野澤の雉子えざ
らましかば。

これをきくにこそ萬の事よくせまほしけれ

王子猷

世説補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
起傍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
乘小舟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
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杖屨相隨士

老思字右冲

上齊王人

之題千二卷

王子猷

唐物語

むかし王子猷山陰といふところに住みけり。世の中の
わたらひに、ほだされずして、ただ春の花、秋の月にのみ、
心をすましつゝ、多くの年月を送りけり。ことに觸れて
情深き人なりければ、かきくもりふる雪、はじめて霽れ、
月の光きよく、すさまじき夜、ひとりおきゐて、慰め難く
や覺えけん、高瀬舟に棹さしつゝ、心に任せて、戴安道を
尋ねゆくに、道の程遙かにて、夜もあけ、月も傾きぬるを、
ほいならずや思ひけん、かくともいはて、門のもとより
たち歸りけるを、いかにといふ人ありければ
もろともに月見んとこそ思ひつれ。かならず人にあ

はむものかは。とばかりいひて、つひに返りぬ。心のすきたる程は、これにて思ひ知るべし。戴安道は、剡縣といふところに住みけり。この人の年頃の友なり。同じさまに心をすましたる人にてなん侍りける。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

唐憲宗皇帝元和十四年正月八日潮州刺史韓愈被貶潮州韓文公廟碑
潮州韓文公廟碑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又新
石碑焉十種
高碑之

蘇軾の潮州韓文公廟碑の序文の冒頭部分の写し。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

韓愈の潮州韓文公廟碑の序文の冒頭部分の写し。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

韓愈の潮州韓文公廟碑の序文の冒頭部分の写し。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

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亾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百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竝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

韓愈の潮州韓文公廟碑の序文の冒頭部分の写し。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

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鏘。李逢吉之謗。能信乎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

唐刺史
潮州

潮人自德爲師
始知學
公之精誠
能開衡山之雲
而不能弭皇甫鏘
李逢吉之謗
能信乎南海之民
廟食百世
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
蓋公之所能者天也
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學
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
自是潮之士
皆篤於文行
延及齊民
至於今號稱易治
信乎孔子之言
君子學道則愛人
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潮人之事公也
飲食必祭
水旱疾疫
凡有求必禱焉
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
民以出入爲艱
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
不果
元祐五年
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
凡所以養

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於地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辟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

十五
詩集

公昔騎龍白雲鄉
手抉雲漢分天章
天孫爲織雲錦裳

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
 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
 滅沒倒景不得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
 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
 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犧牲雞卜羞我觴。
 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韓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
 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
 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我骨瘴江邊。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
 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
 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
 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
 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奇特。今年九月二十
 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
 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
 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
 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

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
 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
 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
 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
 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
 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鈞錡潭記

柳宗元

鈞錡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
 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
 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

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
 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
 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
 行其泉於高。而墜之潭。有聲潏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
 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
 茲潭也歟。

鈞錡潭西小邱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錡潭西
 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
 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

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伎。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澧鎬。

鄂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

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記

柳宗元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鈿鋤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

手三心月期

其二改過所

其元改過所

段深清。注流潭

褐。褐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檉石楠。榿。檣。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輻輳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蔞荔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其元改過所

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嗟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隲然而駭者。雖鷄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

捕蛇之說
捕蛇之說
捕蛇之說
捕蛇之說
捕蛇之說
捕蛇之說
捕蛇之說
捕蛇之說
捕蛇之說
捕蛇之說

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死於虎者

檀

弓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豈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問者以是為賦
問者以是為賦
問者以是為賦
問者以是為賦
問者以是為賦
問者以是為賦
問者以是為賦
問者以是為賦
問者以是為賦
問者以是為賦

三戒 并序

柳宗元

吾恒惡世之人不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譚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收得麋麇畜之。入門。群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沮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麇稍大。恐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戲。外犬見而

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噉。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厯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櫛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嚙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邱。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恒也哉。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

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能有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纓。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

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圻者王承福傳

韓愈

圻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鋹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圻之傭。以償之。

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織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吾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鋟以嬉。夫鋟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噫。吾操鋟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

第三段
 巨野之人家。勤勞不怠。
 終日不輟。其自三官勤。
 終日不輟。其自三官勤。
 終日不輟。其自三官勤。

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

第三段
 自其勤勞。其自三官勤。
 自其勤勞。其自三官勤。
 自其勤勞。其自三官勤。

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_白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_白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亾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與孟尙書書

韓愈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

未中股
最福か仕官に
爲人凡天ヲ脱
皆之ヲ
合其
尸
此

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各自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

朱三改
以下二書可通其理
信者也。有七十之
道。乃其所以教天下也。一
本也。又入論。

洪範九疇
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
四三代之皇極。六三化
七。檢管。八。庶。九。三。福。

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崇。
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
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
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
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冒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
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
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
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
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

李斯

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
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
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
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
稍求叵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匹二三。故學
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
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
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
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
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

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以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寔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

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送石處士序

韓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邨。瀝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

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官爲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匱。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讓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

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天冀北馬多於天下。

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土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

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嘆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傍觀者。亦有嘆息知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

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

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竊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夏日閒放

白居易

時暑不出門。亦無賓客至。靜室深下簾。小庭新掃地。褰裳復岸幘。閒傲得自恣。朝景枕簟清。乘涼一覺睡。午餼何所有。魚肉一兩味。夏服亦無多。蕉紗三五事。資身既給足。長物徒煩費。

若比簞瓢人。吾今太富貴。

送董邵南序

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醜。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媿。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

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之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

士。然見請亦時往。稟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楮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

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觚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

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爲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宗。細木爲桷。構榑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竝蓄。

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

財賄之有匹。計班資之崇庳。恐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雜說四

韓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

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側聞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係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僮得一至其

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

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王旣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嘆。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尙能爲公賦之。

法京巴黎斯繁華

刪修

王

韜

條刺厘宮。建於一千五百六十四年。爲格連窩富勿特

西士所勦造。至顯理第四時。漸加增拓。迨路易第十四。復加恢廣。爾後歷代崇美飾華。遠勝於昔。其深一千有八尺。廣一百八尺。其中層樓複閣。邃室洞房。萬戶千門。幾於不可指數。宮門外卽向奇列士特拉干葛。爲都中游玩廣場。王宮峙其東。鉅院翼其西。危橋通其南。大街接其北。別開勝景。洵號名區。尤足以擅一都之形勝。王割其三分之一爲禁地。以鐵欄爲之界。而守以禁旅。外環以池。固若金湯。凡宸居所在。其上則懸大纛。使民間一望而知王在宮中也。若乘輿他幸則否。遠人之欲瞻覲王宮者。可先謁其國之大臣。乞其名簡。卽得入覽。然必

俟王出始可。禁地以外。例許民人游眺。嘉木千章。扶疎蔽蔭。夏日坐憇者。幾不知有盛暑。是中臺沼陂池。林樹花卉。禽獸蟲魚。無一不備。宮之東隅亦爲廣場。而國家所設總習藝院。正與毗連。院名魯華。東西南北皆有門。四通八達。崇閣鞏麗。足與王宮竝峙。相距不遠。又有巴列士萊亞耳院。院立基於北。而於東西。傳以兩翼。直達通衢。正如鳥之振翅。院後復建大樓。高峻宏壯。全用白石築成。晶瑩耀目。屋頂俱用玻璃。朗徹無垠。纖悉畢見。樓左右悉市廛屋宇也。列肆櫛比。珍貨錯陳。樓前闕隙地爲園。廣袤無際。長七百尺。廣三百尺。園四周環峙。廣廈麗

棟崇甍。珠聯璧合。幾於一望連雲。齊歸一律。其間皆係酒樓茗肆。佳肴異饌。芬芳外溢。客至一呼。叱嗟立辦。其別肆之相連者。名品異果。充牣其中。以供游人之燕娛食息。都中士女。每日往來如織。甚至足無停趾。車無停軌。其他羈客旅人。聯鑣按軫而至者。紛如也。皆以其地爲勝境大觀。或且以不得一游爲缺典。

西俗雜誌 節錄

袁 翔甫

居室無平房。皆係層樓。由下達上。計重數。以多爲貴。人但見其有高至八九層之樓屋。而不知屋下尙有一二重地窟。故較之浮屠。尤峻焉。

重樓階級太繁。足力或不支者。則有機車以上下之人。但坐於車中。以手撥機。自能升降。隨意所至。樓屋無論三四層。以至七八層。其梯皆螺旋累疊而上。雖不一式。而各極精工。凡一屋必有大小兩梯。大梯在前。小梯在後。亦猶中土人家之分大門後門者然。住屋雖極高大。除巨商富室。獨據一宅。其餘皆係租賃。六七層樓。分住六七家。或十餘家不等。樓高一層。價賤一成。極高者極賤。極下者極貴。沿街之下層。則專賃爲店鋪。樓梯重重。高者何止數百級。爲石爲木。不一其製。然必

加以絨毯。或各式線毯。踐之無聲。且不滑足。

朝夕傳餐之際。男女皆須更衣入座。雖童稚亦然。飲湯不得有聲。唾餘必盛以器。大宴例當奏樂。若客寓之極大者。則每餐必奏樂焉。

有客至止。不但不奉以茶。即烟亦聽客自便。但於入晤及告辭時。相握以手。送客亦不下樓。不出戶。

男女一律戴帽。帽制亦殊不一。惟入室。雖冬令亦必脫去露頂。出戶。雖夏令。亦必加於頂上。

婦女不簪鮮花。其綴於帽上者。皆布所製。色相宛然。亦甚愛玩鮮花。但採綴胸前衣襟之上。謂取其生氣觸鼻。

男子亦如此。婦女亦著革靴。與男子小異者。以窄小爲貴。後底亦細而少高。若在屋內。亦著綢緞色履。間有綉金彩者。錢分金銀銅爲三等。皆國家鼓鑄。無敢私鑄者。犯之有極刑。店肆門首。絕無懸掛之招牌。但將字號貨物。書於玻璃窗上。及簷際檻下之隙處。市肆各店鋪中。夜間不留一人看守。但須鎖門回家住宿。早起持匙赴店開張。以巡捕邏察極密。決無竊盜之患。

市中店鋪。或經君后曾購其貨物者。其門首屋頂。必飾以獅馬二獸之形。或裝飾國家之旂號。以彰寵異。君主君后所照之像。任人摹榻。不以爲褻。民間市肆。多有懸掛壁間作爲賞玩之具。且許陳之五都之市以待沽者。

新聞紙。分售於街頭巷口小亭中。或持於手中。沿街叫賣。至於客寓飯店咖啡館中。則設有專看新聞紙之房間。堆積橫陳。任人坐閱。公家藏書之樓。無書不備。凡有人著成一書。必先備一部呈送。違者議罰。藏書之所。任人就觀。不得取出。儘可

自攜筆墨檢查抄錄。不費分文。學堂之制最善。有男學童。女學堂。大學堂。小學堂之分。而衣帽則一堂有一堂之式。如兵勇之號服然。成群結隊。一望而知。

挑選兵卒。必以魁梧奇偉者當之。且權其身材之輕重。須若干磅。乃入選。及年滿四十。則又汰之。仍給以閒居口糧。以終其身。

平原論

六合雜誌

廣漠之野曰原。其勢多平。略有高低。若波浪然。平原肥瘠不一。熱帶瀕河多沃壤。大漠沙磧盡不毛。凡通都大

邑。人民繁衍。畜牧孳息。草木叢茂。率在平原之地。最大者西半球居多。北亞墨利加彌士西比河濱。支流所入之地。方里者一千萬。地勢略有高低。林木稠密。勞稜索河濱。支流所入之地。方里者五百萬。地勢有高低。多太湖。草卉芬菲。河之北方地尤廣闊。或一百五十里。或三百里。長萬餘里。南北肥腴。中亘沙漠。氣候酷暑。痾勒諾哥河濱。平原坦闊。林木不多。夏秋之際。草莽叢生。亞馬孫河濱。支流所入之地。方里者一千七百萬。盡沃土也。地低濕。林木稠密。河濱百卉叢雜。拉不拉他河濱。土斥鹵。多不毛。惡草叢生。歐羅巴之平原。自北海濱。接普魯

士俄羅斯。至烏拉嶺。連西伯利。至太平洋。原野綿亘。一望無垠。間有沙漠。岡陵起伏。勾萌罕茁。叢藪大澤。不可勝計。自中迤北。沙磧廣莫。間有水泉林木。人賴以生。至阿非利加之中及北境。沙漠居多。原野曠遠。種植鮮少。此外平原各處互異。勢不甚廣。不復細述。

露西亞國志

地理全志

露西亞。疆宇恢廓。甲於列邦。其地界於三洲。然其設立部落。經營都邑。悉在歐羅巴。故其國隸之歐羅巴。而其散見於亞細亞。亞美利加二洲者。別分疏焉。露西亞在歐羅巴東。緯線自赤道北三十八度起。至七十度止。經

線自清國北京偏西五十三度起。至九十四度止。東至烏拉嶺。裏海。西抵波羅的海。普魯士。奧地利。南接黑海。高加索山。北枕北冰洋。長五千七百里。廣五千九百里。總計之七百萬里。戶口八千五百萬餘。其地之中。原野平坦。多藪澤。爲沙所淤。沃野綿亘。荒郊幽邈。東南東北。山峰森拔。西北則崗巒起伏。若隱若見。湖水甚鹹。河道開廣。支流不一。河之大者。東曰烏拉。窩瓦。南曰尼泊。敦。北曰土味拿。北酌拉。阿尼牙。西曰土味拿。尼瓦。維士都拉。湖之大者。西北曰拉多牙。阿尼牙。海口港汊四通。便於舟楫。隆冬水結。不能往來。黑海與地中海。一線相連。

海道不及他國之順利。且有土耳其橫亘要津。戰艦又不能徑出。併土自強之志。未嘗一日忘懷。河濱之田。悉屬膏腴。其餘極北者。皆不毛之土。北之中央。猶堪種植。西南宜黍稷。無歲不書大有。東南則沙磧無垠。盡斥鹵之區。至於氣候。南北迥異。北當冬時。寒冽殊盛。川有堅冰。日光所不照。常覺晦冥。夏時溽暑逼人。雲霧四塞。有晝無夜。西南則天朗氣清。無疾風暴雨。百彙以之滋長。萬物因而化醇。卉木向榮。誠爲一國之勝境也。

勸學篇

遊學第二節錄

張之洞

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此趙營平百聞不如一見

之說也。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此孟子置之莊嶽之說也。遊學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親貴。嘗見古之遊歷者矣。晉文公在外十九年。徧歷諸侯。歸國而霸。趙武靈王。微服遊秦。歸國而強。春秋戰國。最尙遊學。賢如曾子。左邱明。才如吳起。樂羊子。皆以遊學聞。其餘策士雜家。不能悉舉。後世英主名臣。如漢光武學於長安。昭烈周旋於鄭康成。陳元方。明孫承宗。未達之先。周歷邊塞。袁崇煥爲京官之日。潛到遼東。此往事明效也。請論今事。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榎本陸奧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

爲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爲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不特此也。俄之前主大彼得。憤彼國之不强。親到英吉利。荷蘭兩國船廠。爲工役十餘年。盡得其水師輪機駕駛之法。并學其各廠製造。歸國之後。諸事丕變。今日遂爲四海第一大國。不特此也。暹羅久爲法國涎伺。於光緒二十年。與法有衅。行將吞併矣。暹王感憤。國內毅然變法。一切更始。遣其世子遊英國。學水師。去年暹王遊歐洲。駕火船出紅海來迎者。卽其學成之世子也。暹王亦自通西文西學。各國敬禮有加。暹羅遂以

不匹。上爲俄。中爲日本。下爲暹羅。中國猶不能比其中者乎。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若自欲求精求備。再赴西洋。有何不可。

雜報二則

申報

營房經始 ○京師訪事人云。武勝新隊前蒙
御賜虎神營名號。特派端邸管理。會經降旨。嗣端
邸奏請在南苑內建造營房。爲練兵駐紮之所。奉旨

允准。刻已擇定基址。計長各四里。圍以長垣。中建兵房。暨一切辦公之所。長垣四面。各開一門。西門准商賈自立市面。木廠官商。估計工程經費。共需銀三十萬兩。現已除榛闢莽。大興土木矣。

俄修武備 ○日本東京日日新聞云。俄皇方提倡弭兵會。然其國中武備。却又逐漸擴張。今卽其重要事宜。爲世人所共知者。條舉如左。計。西曆去年九月。詔令增添內海小艦隊。十月詔令新製容積一萬二千五百噸之兵艦。十二月詔令新製水雷艇十號。及滅水雷艇三號。是月海軍大臣奏請撥給盧布九千萬枚。營治聖彼

得羅堡及旅順口海軍各工程。旋又詔令增添大平洋艦隊中戰艦四號。水雷艇若干號。是年籌添海軍經費一千八百萬盧布。陸軍經費四千八百萬盧布。本年正月。詔令新製容積一萬二千噸之鐵甲船三號。容積六千噸之巡洋艦七號。竝聞去年陸軍添募四萬二千名。又防禦阿甫汗邊疆之陸軍。添募二萬名。

書信 一道

李 鴻章

敬復

東邦協會會頭○○○○閣下。憶昔

臺端持節中華。邦交鞏固。賓主往還。極玉敦金。榮之

樂。迨

臺端逍遙林下。鄙人依然承乏畿疆。國步艱難。遂有

高年奉使之事。滿擬和局早成。得與

臺端重聯舊雨。不料遽遭狙擊。駭愕良深。乃承

貴國上下慰問頻來。實增感篆。

臺端主持東邦協會。領袖名流。尚祈代布謝忱。恕未

一一。惟望使事順手。庶不負諸公協會東方之盛

意。近日傷病似有一轉機。而老年氣血漸衰。再加

虧耗。甚覺荏弱。惟恃靜養以冀復原。備蒙

垂詢。故敢布其覩縷。手此奉覆。併頌

日佳。
大清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李鴻章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五日

清國皇帝宸電

大清國

大皇帝。問

大日本國

大皇帝好。中國與

貴國。相依唇齒。敦睦無嫌。月前忽有使館書記被戕
之事。正深惋惜。一面拏兇懲辦。而各國因民教

仇殺。致疑朝廷袒民嫉教。竟爾攻佔大沽礮台。於是兵衅遂開。大局益形紛擾。因思中外大勢。東西並峙。而東方祇我兩國支持其間。彼稱雄西土。虎視眈眈者。其注意豈獨在中國哉。萬一中國不支。大恐。貴國亦難獨立。彼此休戚相關。亟應暫置小嫌。共維全局。現在中國籌兵禦匪。應接不暇。排難解紛。不得不惟同洲是賴。爲此開誠布臆。肫切致書。惟望大皇帝設法籌維。執牛耳以挽回時局。并希惠示德音。不勝激切翹企之至。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

天皇陛下宸電

大日本國

大皇帝復

大清國

大皇帝。杉山書記生被戕之事。前已傳聞。未得確耗。可據。頃接國電。始悉其事的確。良深悲嘆。邇來北方團匪。日益猖獗。妄動亂舉。無所不至。現駐北京各國欽差暨各署員等。被其繞圍攻擊。竝聞某國使臣已被擊殺。而

貴國所派官兵。不能救護使臣。又不能彈壓匪徒。殊不知公法有言外交官之身。尊而不可犯之理。如於使臣之身。稍加冒失。已違公法。況於殺害使臣乎。當此時。

貴國政府。如果實力剿平匪徒。救護現存各使臣。則餘事自應易辦。此乃

大皇帝。目下對中外應盡之責。斷不可躊躇。自上月以來。各國將大兵派往天津。日本亦不得不調派兵員該地。此係專為彈壓匪類。救護使臣起見。竝無他意。是以

貴國政府。如能趁早。將各國使臣等。救出圍繞之中。則足見

貴國政府不願與各國開衅之據。自應減少

貴國禍端。日本政府與

貴國政府。素敦睦誼。如有實為緊要時。日本亦不敢辭其效勞。因而

貴國政府如迅速力為彈壓。以表救護實據。則日後與各國商議之際。日本自應從中出力擁護

貴國利益也。茲特具專電肅復。惟

大皇帝鑒之

中等漢文讀本卷九終

明治三十四年七月廿五日
 明治三十四年三月廿三日
 明治三十四年三月廿三日
 明治三十四年三月廿三日
 訂正八版發行
 訂正四版發行
 訂正四版發行
 訂正八版發行

定價表	
一、二	各拾八錢
三、四	各貳拾二錢
五、六	各貳拾五錢
七、八	各貳拾八錢

著者

東京市小石川區區原町百二十番地
國語漢文研究會

發行者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三樹一平

印刷者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鈴木友三郎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明治印刷所



發行所
關西專賣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
大阪市東區備後町四丁目

明治書院
吉岡平助

